



(合) 藤井树

我想在十年之后遇见你，

但在那之前我必须流浪……

十年的你

Y o u i n T e n Y e a r 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6-2008年第292号

© 藤井树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十年的你/藤井树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1
ISBN 978-7-80759-397-3

I.十… II.藤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69868号

中文简体字版© 2008 万卷出版公司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,
同意经由辽宁万榕书业发展有限公司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数: 170千

印张: 9.25

出版时间: 2009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策划编辑: 瞿洪斌

责任编辑: 胡利

特约编辑: 何娜

装帧设计: 居居

ISBN 978-7-80759-397-3

定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自
我

所以我总是觉得，“自我”好远好远，
远得像在宇宙边缘。

那里好像很深很深，漆黑得像黑洞，
也好像很高很高，高过了天堂。

宇宙有边缘吗？天堂又存在吗？
如果宇宙没有边缘，天堂又不存在的话，
那“自我”呢？

01

YOU IN TEN YEARS

三和堂

10

“我”，你在哪里？

胃说：“哦，好啊，那去老李面铺好了。”

其实，做人已经难到在笑的时候都不一定是想笑的了，既然是不想笑的，那你在笑什么？有时候明明午餐想吃简单又便宜的阳春面，而且是在刚打卡上班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挣扎，经过两个小时之后终于跟自己的胃达成共识：“胃，今天吃阳春面好不好？”

胃说：“哦，好啊，那去老李面铺好了。”

然后时针超过了一，同事的一声吆喝，“走啦，我们吃寿司去。”阳春面就泡汤了。

“好好，我马上来。”好像写好的程序，你应了一声之后会不由自主地穿上外套，带着皮夹，很自然地忘了那个两个小时努力的共识。

刚上班的时候就接到课长的电话，“尼尔，你到底

把六线的生产改进计划作好了没？就算是总经理说十五号以前完成就好，你也不要真的他妈就十五号完成嘛，自动点，勤奋点，不然一辈子只有当课员的命，妈的一个月领那三四万的薪水你就觉得够了吗……”

他讲了十多分钟，我没办法完全背得下来，也懒得去背，而且今天才六号，离十五号还有九天，我手边不只有六线的改进计划，还有四线、八线、十一线跟十七线，就算我有八只手六颗脑也至少要半个月才能做完，他只不过是比我多拿了个硕士学历，多了两年的时间在学校里，还因为过胖不用当兵，命就不一样了。

“龙课，我已经完成了一半，我尽量在十二号以前给你。”

我的课长姓龙，有个很轻盈又霸气，却跟他的人完全全不搭调的名字，叫飞腾。

“十二号？你以为提早三天就该给你拍拍手了吗？”

“龙课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十号要先交八线的给研发部，我必须先完成八线……”

“去你妈的八线！你是研发部的人还是生产部的人？你该听我的还是听张副理的？”

张副理是研发部的负责人，也是另一个狗眼的。你别看他在电话里讲得气概万千，何等潇洒，他看见张副理的时候也一样在摇狗尾巴。

“我不管，我九号就要看见计划在我的桌上，新购机具可以先不列没关系。”

我的天！他以为让我先不列新购机具总本就是一种天大的福利，全公司大概就只有他不知道这一项是最不费时，也最轻松的一部分。

我挂掉电话，转头看他离我十五步远的独立办公室，他果然拿起了他的高尔夫球杆，在那条塑胶草皮上练习推杆，那细长的球杆和他的身材搭配起来的画面真是刺眼。他墙上挂了一幅自己挥毫写的“龙”字，那结构跟勾勒的笔法跟小学生的字差不多。

就算是你已经在这家公司里待了五年，在部门里面也算是资深的课员，他还是把你当新进。不但啰嗦，而且狗眼，讲话三句不离“他妈的”，五句就会想“那个”别人的妈妈，一个硕士一天到晚嘴边都挂着那句“×你妈”，到底是怎样得到学位的？

每次课务会议，我都很担心我会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，并不是我很累或者工作很多，而是因为恶心。太多人喜欢捧着上司的屁股拍啊拍，就算是放屁了也觉得是香水味，讲话阿谀奉承，明明是不好笑的冷笑话，那笑声也会使两厘米厚的玻璃嗡嗡振动。

课长会在办公室练习推杆也是因为总经理喜欢高尔夫。部门副理也是狗眼一族，职阶比他小就是奴，比他大就是主，每天下班就跑亚历山大健身中心去慢跑，还喜欢选最靠近中间、贴近马路的位置，我想他大概很怕别人没看见他在所谓的高级健身俱乐部消费。

“尼尔，你看看那个新来的总机，下半身的重量大概占了体重的三分之二吧，哇哈哈……”

这就是课长的冷笑话，无聊粗鄙而且没水准。

“啊……哈……是啊，是啊……”

该死的是我也笑了，总是这样。有时候并不是你很想去附和，但却很莫名其妙地在当下那一秒钟做出了附和的动作。

做人真的已经难到在笑的时候都不一定是想笑的了，难怪佛家说人生在世就是一种修行，苦不但比乐多，而且

鲜艳难忘。

我想起小时候，那段想哭就哭、想笑就哈哈大笑的日子，走在往寿司店的路上，突然觉得空虚。

“啊……那段日子，到底离我多远了？”我突然这样想着，然后，台北的天空，轰隆一声巨响，今天的午后雷阵雨，来得比昨天早了。

我小学的时候，被同学欺负就哭，看卡通影片就笑；被爸妈骂了就哭，跟玩伴在一起就笑。到了国中，突然不太哭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觉得自己长大了，哭会很丢脸。但笑还是一样的，打电动的时候是笑的，跟同学出去玩时是笑的，学会自己去电影院买票看电影是笑的。

那时候的笑是真的想笑的，特别轻盈，特别悠扬，特别不一样。

然后高中了，笑一样是快乐的，只是有了烦恼了。

有时候甚至会把笑建立在烦恼上面。例如，明明物理考差了，就笑着对同学说“我是故意的啦”；或是数学不懂了，就笑着对同学说“是数学背叛了我，不是我对不起它”。但其实在骑着脚踏车回家的路上，心竟然纠结了起

来，原因是因为数学，是因为物理。

然后，高中三年慢得像三十年，大学好像在天的另一边，笑更是在大学后面。从高中开始，笑就模糊了，我也一直没去注意它为什么模糊了，就这样，像国民党办事的效率一样，我没去注意，没去处理为什么笑不一样了，问题就一直延宕延宕，到了十年后的现在。

“哦……好远啊……已经十年了。”我在心里这样感叹着。倾盆的大雨下得像在处罚什么一样，我坐在寿司店里，靠近窗边的地方。

远是用来形容日子的字吗？远代表一种距离，但日子有距离吗？我们都会说“台北距离高雄，大概三百六十公里”，这是开车或搭飞机可以到的。我们也会说“巷口那家7-11，大概两百米吧”，这是走路就可以到的。我们也可能说“现在，距离昨天的现在，已经有二十四小时了”。但这二十四小时的时间，开车会到吗？搭飞机会到吗？还是走得回去呢？

既然都不行，为什么要用距离来形容呢？那如果不用距离，又该用什么词呢？

我想，只有两个字适合，就是“过去”。

“过去……”我失神似的脱口而出，在吃寿司的时候。

“尼尔，你说什么？”芸卉问我，她歪着头看着我。芸卉是内销课的，内销课跟我们同在一层楼里。“什么过去？”

“呃……没，没什么，我是说，晚点过去。”

“晚点过去？过去哪里？”

“啊……这……过去那个……那个我朋友的生日Party啦，呵呵呵，哈哈……”

你看，又来了，我又笑了，但我想笑吗？然后说到生日Party，真的有生日Party吗？

是有啦，只不过不是今天。

“嘿，你怎么会自言自语咧？”芸卉笑着问我。

“偶尔啦！呵呵呵。”我小吐了一下舌头，耸肩眯笑。

一阵雷声让我转头望着窗外，同事们先是一阵虚惊，然后就开始讨论打雷的事情。奇怪，打雷有什么好讨论的？

雨下得很大，雨粒打在窗户上，一束束水从窗户上方流下来，透过水柱往外看，道路被扭曲了，路上的车也被扭曲了，走在路上的人也被扭曲了。

回公司的路上，经过那家原本要去的老李面铺，想起刚刚的寿司套餐花了我二百五十元，再看看面铺的墙上挂着“阳春面四十元，大碗五十元”，我站在面铺门口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笑了。

这是真的笑了，我是真的想笑。

02

YOU IN TEN YEARS

「未来」の自分と現在

7

50

过期的虾味仙是什么味道？